

论奥卡姆唯名论与现代性

李敬之 冷琳琳 任宇迪 谈永超

齐齐哈尔大学 哲学与法学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0；

摘要：波埃休之间作为中世纪的经典命题，引发了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的激烈争吵与冲突。但也正是这种冲突，奥卡姆借用了唯名论为武器利用了中世纪哲学内部的分裂，开辟了现代性世界的可能。关于我们所理解现代社会的一切，其诞生萌发的根基并不完全只在文艺复兴为点开始，更由从中世纪哲学内部的分裂中可见端倪。通过回溯到现代之前的中世纪哲学，我们能够重新理解现代性。

关键词：奥卡姆；唯名论；现代性

DOI：10.69979/3029-2700.25.06.048

1 中世纪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概述

在中世纪哲学家波埃休提过一个疑问：“共相是否能够独立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如果它们是独立存在，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它什么是无形的，它们究竟与感性事物相分离，还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并与之一致？”而也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中世纪哲学内部的分裂与讨论。作为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争执。

在经院哲学的传统内部主流的声音是以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实在论者。它们认为共相存在与心灵之外，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强调像种、属等共相是最终的实在，且是被人所认识到的神性。在经院哲学的世界观下，他们并不排斥理性，相反理性与信仰相互照应，所谓的超自然也不过是对自然本身目的的概括。神虽超越了神所造的自然，但却蕴于其中，整个自然本身就是作为潜能而朝着神的目的而实现。运用理性，认识自然，就是在认识上帝。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 zhuxuej1，试图用理性哲学论证的方式去说明神学超验存在。

但是经院哲学传统里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倾向本身与信仰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冲突。而正是这样微妙的冲突导致了后来以奥卡姆为典型的唯名论者（概念论）者对实在论的反叛。奥卡姆虔诚地从基督教信仰出发，上帝的全能。上帝可以所行一切可能之事，每一个事物之如此，世界之如此的根本在上帝的意愿，上帝愿如此。上帝既不受之世界的法则约束，也不受上帝自己所立下的法则约束。一切都随上帝的意愿所动。而这样也就意味着，在纯粹信仰的角度看来，人以理性试图建立规定的办法去揣测上帝的意愿，本就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一个绝对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事物等待着人去认识且通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认识理解到神性，因为上帝创世本身并不是按照理性的逻辑而是自身的意愿，人之所谓的理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上帝。

办法去揣测上帝的意愿，本就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一个绝对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事物等待着人去认识且通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认识理解到神性，因为上帝创世本身并不是按照理性的逻辑而是自身的意愿，人之所谓的理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上帝。

2 奥卡姆的颠覆

奥卡姆虔诚地从基督教信仰出发，上帝的全能。上帝可以所行一切可能之事，每一个事物之如此，世界之如此的根本在上帝的意愿，上帝愿如此。上帝既不受之世界的法则约束，也不受上帝自己所立下的法则约束。一切都随上帝的意愿所动。而这样也就意味着，在纯粹信仰的角度看来，人以理性试图建立规定的办法去揣测上帝的意愿，本就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一个绝对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事物等待着人去认识且通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认识理解到神性，因为上帝创世本身并不是按照理性的逻辑而是自身的意愿，人之所谓的理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上帝。

从一开始，奥卡姆就拒绝理性的可能，干净了落的切开经院哲学内部中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而从上帝的全能出发，奥卡姆也能对托马斯等人的实在论观点来一场反驳。实在论所坚持的认为存在一个脱离单个事物依可作为实体的共相，则意味着消灭一个单个个体就必须消灭其作为实体意义言的本质（共相），但这也就意味着要消灭所有同类个体的本质（共相）。而在全能的上帝看来，这是无法容忍的——倘若共相作为实在，那么神只有摧毁这个共相本身，才能摧毁个别，只有将所有人宣判入地狱，才能惩罚某个人进入地狱。共相的存在恰恰限制阻碍了上帝的全能。

那么，既然共相并不是实在，那么实在的一定是彻底个体的，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个”，刚好这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最先的实在。然而在奥卡姆看来唯一的实在只得是上帝本身，所有其他得事物都是上帝意愿的造物，基于意愿就非必然是偶然，而每一个造物本身都具备着独特的本质，这种本质并非普遍的共相，而只是每个独特的个体。这些独特的个体的本质既非任何事物的前提，也不能约束上帝的全能。从承认最彻底的个体开始，奥卡姆从存在论上破坏了既往的存在论。共相并不实际的存在，只是纯粹的主观化的对象。

因而人的语言也并不揭示真相，我们依靠定义式的方法所把握的真理，仅仅也只是更高一阶的符号。共相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彻底个体化世界的虚构。也不能没有了共相（共相现在只是心理的作用），但每一次利用共相的概括都使我们远离了实在。

奥卡姆通过对经院哲学实在论中的颠倒与批判，揭示了一个彻底个体化，取消共相，无法以理性尺度去把握认知的世界。而在否定共相的同时，奥卡姆也间接破坏了基督哲学里的神学目的论。在阿奎那的五路证明看来神的目的在自然中是不断实现的，整个世界包括了自然、社会、人的意义都是以上帝唯一根本的目的而运动。唯名论对共相的取消，也意味着对目的的取消，从根本上拆解了基督教的神学目的论。

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上帝原先预选，按照目的所设计的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并没有什么先在的天国，天职作为目的的意义去实现，人并不是过活在目的之中。不可否认奥卡姆的哲学观衍生有颠覆基督教基石的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奥卡姆也将人从中世纪层层被目的意义束缚好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人获得了拒斥任何形式与定义的自由。这恰恰是后来文艺复兴时的人类主体转向，从打破人是神之附庸开始，人拥有自由，与神无关而任性的自由；如米开朗基罗的画作，让神松开了手。可是在目的被除开的世界里，人又如彷徨迷失的绵羊。上帝的预定论将不存在，天国的救赎也化作虚无，世界并不按上帝呈现给人们预定好的那样，为一目的而转动。——这对基督教的打击几乎是毁灭的，这意味着上帝的根本无所谓善恶，无所谓救赎，上帝完全成为了旧约里所像我们展示的那个喜怒无常，不可窥知的神。我们不清楚这样一位唯名论神是否会悲悯人类，但我们肯定的是这位神会带来一种极不安全感于人。那个神与人之间

充满着和谐、神圣秩序的世界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混沌失序到处都是彻底个人化存在的世界。经院哲学的大厦，犹如散珠……。

3 现代性的兴起

在唯名论所带来的破坏中，上帝非是作为理性的设计、目的去创造这个世界，而是出自意志，来自非理性。那么与神同性，诸多个体中的个人呢？同样也是依照着偶然、随机的意志而行动。这无疑肯定了人的自由，同时也肯定了人非理性的价值。比之颂扬理性必然的神圣世界，混乱迷失充满着随机的世界，更贴及人的生活。荒诞怪异才是世界的底色，人也是非为理性所驱动的动物，与神同等享配着意志。唯名论所厮杀的不仅是神性主义的面纱，他们揭示了这个反复无常、晦暗深邃、不可认知、不可预言、不可按自然法则与理性描述的世界。人在他们笔下失去了神圣秩序中的地位，而被抛入了一个没有明确目的与意义，漫无目的漂泊的混沌中。这几乎是预征了现代性，现代性下危机何不又是价值的失序，人目的意义的丧失。

在奥卡姆极致个体化的唯名论世界蓝图之中，个体化意味着不存在同一性的共相束缚，那么对应在中世纪对人的重新理解上，则是将人从自然的形式与目的之中解放，只承认纯粹单个的个人。个人主义由此在唯名论中初显，同时人他所具备的类同于上帝的意志的自由，则使人从外在的价值目的传向自己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目的，神把意志赋予了人，然后人能够成为他渴望成为的样子，与创造人的神一样，人也同样能够创造自己。而从这里，人的自由、价值、尊严重新得到了新的确立与肯定，走向了人文主义。而在唯名论对共相拒斥的态度上，除了导向人文主义，甚至还会走向一种后期开放的存在主义的可能。按唯名论的思路延续下去，人类甚至人就不该使用类这一称呼，人只能是人，非人这一类。类的使用反而是对人的一种轻蔑，是神的嘲弄：高高在上，人们的确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蚂蚁与黑点。人也不能将视之为一种既定的类去思考，当做对象。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回答。是一切的一切，是摩西遇上帝时上帝答复的箴言，是是本身。从这一点看人倒是与神有一致的地方，神也是何其的开放，我们无法以神像既定的经文去接触神，神就在那，我们的器官甚至呼不出他的名，而我们却亦深知这就是神，神就是一切，这就是一个开放的回答，且是行动起来而非僵化不动的回答，

神也同样的拒斥类，众神是个虚妄的词。神人之间是何其相似，难怪人是按着神的面目所造。无所谓定义的面目开放，一切有待可能实现的面目，这就是神的面，也是人的面。这意味着对于人定义本质主义的批评声，于唯名论中就早见端倪。

而对于科学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唯名论不同于托马斯把自然与信仰同看作同向神的分别两条路，他似乎拆去了共相破坏了经院哲学的传统秩序和内在的理性精神。但是，实际上唯名论恰恰开出了现代科学。在唯名论彻底个体化的世界观中，每一个存在者都是单独的个体，而神与这些单独的存在者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而万物存在的根本是还是神，神从根本上决定了万物是什么，如果没有神则什么都不是。那么，既然万物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是”，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神”，神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存在于事物之中。但神不是作为什么本质而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作为赋予万物所是的动力。神是纯粹的意志，主动变化的力量，世界是由神意所推动的运动，而此也道向了科学机械因果化的理解。神非什么最终的本质，而是万物的变化，那一动力。因而要想研究神，理解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需要去研究变化，进而就是去寻找支配万物运动的规律。在这里，唯名论以另一种姿态完成了经院哲学自然与神学的和解，并且更进一步，唯名论使二者成为一体。而唯名论这样观点的提出，其实与后来的无神论得观点依然无太大的区别，要去理解神或者说发现自然不需要去依靠什么本质，而是去研究其变化，走向了最初的经验观察，神在这里充当的角色已然与自然无影响了，因为在彻底个体化的世界中，神的所作所为并不能改变彻底个体化的混乱局面。就如抛去神的自然呈现在人们眼前一样，唯有去观察，去经验，去总结理解背后的规律。这样的理解反而激发了人们对人类自身、大自然的探索，反而激发了人文兴起。

4 结语

通过奥卡姆的唯名论对其思想的延伸分析，我们看得见在唯名论中几乎蕴含着现代性的前提，个人主义，人文主义与现代科学；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唯名论中所对

理性的怀疑，对同一性的排斥，这些无疑又是与后来的现代哲学中非理性主义与后来阿多诺对同一性传统哲学的拒斥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不能只是以技术层面的进步去理解西方文明，如此便无从去解释为何浑噩的中世纪是如何发展初科学与理性的。其内部是一定存在着潜在的因素的，对唯名论的分析则回到了这个问题，现代性并不一定建立在纯粹科学与理性的基础上，而可能是来自非理性上。

参考文献

- [1] 奥卡姆. 逻辑大全 [M] 王路译. 商务印书馆. 2010-7
- [2] 阿奎那. 论存在者与本质 [M] 商务印书馆. 2013-4-1
- [3] 迈克尔·艾伦.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M] 张卜天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1
- [4]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的隐忧 [M] 程炼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10
- [5] 赵敦华. 基督教哲学 1500 年 [M] 人民出版社. 20007-4
- [6] 汪民安. 现代性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5
- [7] 唐逸. 理性与信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 [8] 黄裕生.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M]. 江苏人民出版. 2008-4
- [9] 褚亚杰. 中世纪晚期唯名论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 [10] 李璐. 论奥卡姆的唯名论作为权利观念的起源 [J]. 世界哲学, 2019, (02) : 91-103.
- [11] 黄志鹏, 张生. 中世纪自然神学的兴衰与现代性的兴起——以阿奎那和奥卡姆的思想为视角 [J]. 社会科学动态, 2023, (06) : 11-16.

课题项目：齐齐哈尔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早期经院哲学对现代性危机的启示》，项目编号：S202210232082。

作者简介：李敬之（2001-），男，仡佬族，贵州遵义人，齐齐哈尔大学 2021 级哲学系本科。